

逝者如斯

瀛苑副刊

幾天都是陰濕的天氣，下課後我撐著傘走在通往圖書館的路上，濺起的水花把褲管都打濕了，黏濕濕的貼在我的腳踝上。我一面閃著路上的水窪，一面想著等會要借什麼書陪我度過沉悶的午后，一不留神差點撞上迎面而來的男生，我直覺地道著歉「對不起！」在和那男生交會的一刻，他也有禮的回我：「不會！」

「不會！」這個在我心中潛藏已久，且在大一之後為我所慣用的字彙，而今卻又從一個溫文的聲音中聽得。我沒來得及抬頭看那男生，不過「不會」的聲音讓我想起了他，在我大學生涯中佔著不重角色，卻又饒富意義的一個人。

「謝謝你！」「不會！」這是一段屬於大一上學期的回憶。新生對愛情往往有過多的憧憬，但上天卻未適時賜予我兩情相悅的祝福，天真熱情和過份的感性蒙蔽了我的雙眼，我犯了一個不可原諒的錯誤，直接地傷害我的友人也間接地傷害了「不會先生」。生命中有許多包袱，有些人可以捨去繼續往前走，對於過往可以選擇埋藏；有人卻無法遺忘，背著一個又一個的包袱，在人生的旅途上辛苦的前進。不會先生屬於前者，我屬於後者。大一之後，我們過著永不相擾的生活，而我在友人的接納下依舊擁有友誼。

我以為他已然從我的生命中消失，留下的只是我對他的追憶和歉意。幾個月前，一封來自謔不會先生緻的問候email打開這潛藏許久卻從未了斷的公案，只是這次的短暫交集，並未來得及釐清那三年前發生屬於混沌不明的三角習題，甚或根本稱不上的一个混亂場面。我滿心希望能重為他和我的友人搭起聯繫，但已然割裂的友誼儘管時事變異依舊無法雲淡風輕，只是揭露了屬於混亂情感的醜陋面目。或許他也試圖重新繪製一個清新而美好的友誼藍圖，只是我們都發現這一切不是那麼的純然而天真。

末了，他問我，究竟他何故傷害了我的友人？我回答「或許是自尊吧！我的猜測……」他拋了一句「那妳不是也傷到我的自尊嗎？」這句話為我們的友誼畫下了不知是分號或是句點的不明終結。「欣賞有之，喜歡未曾」這句話向來深刻烙印在屬於這段過往的回憶匣子上，也許它包含的是一個男生的自尊，或是一個女孩誤解的得以澄清。這次的聯繫無從讓我一揭真象的面紗，只是在他對我拋下的最後言語中更加的迷

濛不清……

雨啊，你要下到什麼時候？

